韓非子

冊三

韓非子

[illegible]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㊁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

甘戊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
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㊂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
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
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
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
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
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
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
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

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堂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

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
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
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
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
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
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
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
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
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
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
田成氏其如君何

珍倣宋版印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

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
蚤絕姦之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
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
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
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
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
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
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
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
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
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
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
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

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

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大公望聞之往請焉三

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

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

不服

㊁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

謂謹廩對曰烏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烏奈何
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
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
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
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
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
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
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
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
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

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
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
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
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
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
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
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
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
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
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
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

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
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
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
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
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
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
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
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
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
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
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
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

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

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閒堀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閒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士乎

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

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

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

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己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

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閑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
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
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
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
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
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請歸與媪計之衛君
自請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
吾以請之媪媪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媪也曰衛君之
疑奚與媪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媪
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
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
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

珍倣宋版印

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五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巵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徧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産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産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顚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

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衞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

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
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恆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㊁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

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
當自求理以呰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
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
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
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
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
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㊂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
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
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
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
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
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

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
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
王圍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
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衞侯也衞君君名辟彊
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㊃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
獨善之民吏雖亂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
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
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本則萬本動引網綱綱則萬目張
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
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
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

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㊄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旣不後得前却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珍倣宋版印

右經

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箠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

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

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

常爲園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㊁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

珍倣宋版印

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絶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

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
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
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
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
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
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
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
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
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
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
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㊂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

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
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
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
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
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
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
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
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
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
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
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娋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

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

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㊃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

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

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絶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閒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

珍倣宋版印

鉤使奮也錯錣在後錣鍬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有利錣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僞俗故言

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

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相謙故正

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

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

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

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

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

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

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

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

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

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臣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

珍倣宋版印

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霸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

用一是不有西河鄗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士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

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

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

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

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
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
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
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
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
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
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
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
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
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

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
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
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
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
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
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
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
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
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
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
大賢也且爲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
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

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

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
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
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
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
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
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
豐多也雖倍人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
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
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
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
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
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珍倣宋版印

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衞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脅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衞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

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

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
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
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㵎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㵎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

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

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

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
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
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
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
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
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
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
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
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
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
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
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
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

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

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 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

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己後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後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後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

而聽之有閑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彊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

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
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
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
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强左右對曰
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
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
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
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
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
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

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强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强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强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

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優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

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衞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

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

也是以桀索嶓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因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

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
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䟽而拙也
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
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
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
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
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
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
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
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
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

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衞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

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衞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

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衞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衞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己

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己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珍做宋版印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蟻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蟻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飛

珍倣宋版印

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

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
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
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
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
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
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
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
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
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
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
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
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

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

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

珍倣宋版印

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
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
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
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
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
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
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
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
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
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
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
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

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

珍倣宋版印

智遂之道也今先王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

珍倣宋版印

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万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

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

駒棨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

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强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衞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臯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

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
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
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
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
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
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
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
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
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
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
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
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
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

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閒或在囹圄緤紲纆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

能爲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搆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

珍倣宋版印

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衞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

故內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

珍倣宋版印

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罼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

者則諜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

珍倣宋版印

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
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
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
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
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
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
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
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
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
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
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
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
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

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

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

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
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
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
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
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制下也而戰介之士
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
位安得無危夫卑名立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
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
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
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
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鬬有
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
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

珍倣宋版印

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

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

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
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
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
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
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
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
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
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

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

珍倣宋版印

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

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

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

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

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
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
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
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
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
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
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
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
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
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

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
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
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
爲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
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
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
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
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
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
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
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
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

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
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
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
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
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
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
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
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産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
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搢
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
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

距衡衡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蜃以蜃爲銚也即推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

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
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
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
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
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
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
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
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
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
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
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

筴也毋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

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
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
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
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
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
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
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
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

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
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
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己之能中
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
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
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道墮
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筴
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
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
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
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
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日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
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
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
制后姬之姓則强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
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慶亂
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
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
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
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
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
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
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
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

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儌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

故國治而敵亂卽亂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
起內若藥

起亂 一曰亂起

㊃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
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
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
也誅毋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
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
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
習重官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卽邇以知其內疏
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絶黷泄倒言以
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
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

鬭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㈤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

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㊅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

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㊆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

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爲貨賕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

珍倣宋版印

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第十八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

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斵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

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閒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

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

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

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

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
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
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
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
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
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
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
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
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
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
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
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

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

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
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
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
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
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
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
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
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
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
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
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
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
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

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强以攻

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

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衞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衞亡於衡也使周衞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

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

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

珍倣宋版印

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

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憜也侈而憜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憜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

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
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
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
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
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
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
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
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
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
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
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
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

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

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
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
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
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
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
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
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
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
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
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
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
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
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

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

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寖益謂癰也疈威而潰之披疈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

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珍倣宋版印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

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

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

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
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
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
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
首悗密蠢愚悗志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
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
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
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
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
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
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
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
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

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横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横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横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

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

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

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

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

珍倣宋版印

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

治者强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

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

(天)

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闚

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人則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

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第二十